

美科技公司 面临业务拓展与数据侵权困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竟帆

编者按

美国科技公司一方面在不断应对版权侵权诉讼,另一方面,在数据搜集和拓展服务方面开疆拓土。这场技术与法律的较量,未来将走向何方,是出版商当下非常关注的话题。



英美AI巨头与政府合作引争议

1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接受美国Meta公司通过艾伦·图灵研究所提供的100万美元投资,在政府内部引入一批新的AI研究人员,旨在未来一年内开发开源工具,以应对公共服务领域的重大挑战。英国政府还与美国另一家AI科技公司Anthropic合作,创建AI助手,为求职者提供职业建议和就业支持,并作为国家政府服务的改革试点。

尽管英国政府将此举描绘为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利用前沿技术造福民众的关键步骤,但合作对象的选择引发出版界的普遍担忧。

英国出版商协会对政府探索AI改善公共服务新空间表示支持,同时也发出严厉警告。该协会CEO官丹·康威(Dan Conway)指出,政府选择与Meta、Anthropic公司合作,必须保证其部署过程是负责任的,因为这两家公司在英国都因滥用受版权保护材料训练AI模型深陷诉讼泥潭。

争议的核心在于两家公司是否被法律确认或自身承认存在侵权行为。Anthropic于2025年9月同意支付高达15亿美元的赔偿,以结束其使用盗版书训练AI模型引发的诉讼。这起由3位作家提起的诉讼,揭露了AI公司为获取高质量训练数据而不惜触碰法律红线的普遍做法。Meta公司几乎同时公开承认,在训练其大语言模型时使用了包括LibGen和Anna's Archive在内的盗版网站的资源库。这些事实使得英国政府与AI公司合作的决定显得尤为刺眼。

出版商协会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医疗保健、治安警务还是就业支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基石是公信力、合法性以及对公共利益的无私服务。当支撑这些服务的核心技术被指控建立在系统性侵犯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时,技术的效率和便利性便与伦理和法律的瑕疵相互捆绑。这引发了一系列质问:政府是否在不知情或忽略的情况下,成为侵权行为的间接受益者与合作方?使用可能建立在“盗取”知识成果之上的AI服务公众,是否侵蚀了公共服务应有的道德高度?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发展路径的冲突。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与行业巨头合作,快速获得尖端能力,推进其《人工智能机遇行动计划》(AI Opportunities Action Plan)早日落地。然而,这种“走捷径”的模式,可能无意中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为了抢占技术制高点,可以容忍或忽视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原罪”。这不仅可能损害英国致力于建设“负责任创新”生态的形象,更可能冲击其本土创意产业这一依赖版权保护的核心经济部门。因此,这场合作引发的争议,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引进,上升到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应为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1月26日由法国书商协会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捷克亿万富翁、法国第二大出版集团埃迪蒂(Editis)的所有者丹尼尔·克雷廷斯基(Daniel Kretinský),对法国最大图书零售商Fnac-Darty发起的收购要约,引起法国出版界强烈震荡。

克雷廷斯基通过其EP集团控股公司,提出以每股36欧元、总价逾10亿欧元收购Fnac-Darty的股份,该报价较近期平均股价溢价约25%。目前,克雷廷斯基是Fnac-Darty公司最大股东,持股28.5%。Fnac-Darty董事会对此要约“一致欢迎”,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大涨近19%至35欧元。

法国书商协会主席亚历山德拉·沙鲁安(Alexandra Charrouin)警告称,此举可能导致法国第二大出版商掌控最大图书零售商,构成“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法国出版商协会及作家组织代表也公开表示反对,呼吁政府介入并加强反垄断监管。

书业担忧并购后市场权力过度集中。据《世界报》统计,Fnac在2024年售出5000万册书,且是埃迪蒂旗下Interforum发行公司的重要客户。尽管埃迪蒂方面否认未来会给予Fnac销售特权,但法国作家常设委员会(CPE)主席塞弗琳·魏斯(Séverine Weiss)等业者呼吁政府介入,推动立法以遏制此类“寡头垄断趋势”。

克雷廷斯基的收购被视为应对中国资本渗透的防御性举措。据悉,京东正通过收购德国Ceconomy集团间接持有Fnac-Darty公司21%股份。法国经济部去年已对该交易设置限制条款。

该要约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末提交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并需获得法、瑞、欧竞争监管机构批准。(陆云)

法国书商巨头Fnac或被第二大出版商并购

●环球资讯

亚马逊启动系列举措支持英国“国家阅读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1月26日由法

国书商协会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捷克亿万富翁、法国第二大出版集团埃迪蒂(Editis)的所有者丹尼尔·克雷廷斯基(Daniel Kretinský),对法国最大图书零售商Fnac-Darty发起的收购要约,引起法国出版界强烈震荡。

亚马逊英国图书业务负责人丽莎·德·迈耶(Lisa de Meyer)表示:“我们致力于连接读者与阅读,支持作家创作,并通过创新提升阅读体验。”亚马逊出版业务的作者阿曼达·普劳斯(Amanda Prowse)指出:“数字化阅读让偏远地区的非传统读者也能阅读改变人生的书籍。”

作为“国家阅读年”的活动大使,作家乔·威克斯(Joe Wicks)分享道:“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我通过亲子阅读重拾阅读之乐。亚马逊在连接作家与读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位活动大使L.J.罗斯则强调阅读对其写作生涯有深远影响。(陆云)

德童书出版商跨国收购瑞士同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月2日,德国知名童书与游戏出版集团拉文斯堡(Ravensburger)宣布收购瑞士出版公司NordSüd的大部分股权,后者是美国童书出版社NorthSouth Books的母公司。此次收购将强化拉文斯堡在英语童书市场的布局,同时推动其全球化发展战略。

根据协议,NordSüd将保持独立运营,但可依托拉文斯堡的全球分销网络与基础设施拓展市场影响力。拉文斯堡集团董事总经理安努施卡·阿尔伯特茨(Anuschka Albertz)表示,收购NorthSouth主要是考虑到NordSüd旗下拥有NorthSouth Books这一优质资产。她指出,拉文斯堡集团可从NorthSouth的美国市场经验中获益,NorthSouth也将获得拉文斯堡的资金与资源支持。

据悉,NorthSouth以马库斯·菲斯(Marcus

方学校,全年持续激励青少年阅读。亚马逊官网同步开设特别专题,展示精选书单和作家阅读推荐。

亚马逊英国图书业务负责人丽莎·德·迈耶(Lisa de Meyer)表示:“我们致力于连接读者与阅读,支持作家创作,并通过创新提升阅读体验。”亚马逊出版业务的作者阿曼达·普劳斯(Amanda Prowse)指出:“数字化阅读让偏远地区的非传统读者也能阅读改变人生的书籍。”

作为“国家阅读年”的活动大使,作家乔·威克斯(Joe Wicks)分享道:“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我通过亲子阅读重拾阅读之乐。亚马逊在连接作家与读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位活动大使L.J.罗斯则强调阅读对其写作生涯有深远影响。(陆云)

Pfister)畅销全球的经典绘本《彩虹鱼》(The Rainbow Fish)闻名,该书在2025年位列《出版商周刊》儿童绘本畅销榜长达37周。NorthSouth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汉斯·德·贝尔(Hans de Beer)的《小北极熊》(Little Polar Bear)、禹多娟(Dayeon Auh)的《三年跌倒》(The Three-Year Tumble)以及丽贝卡·古格(Rebecca Gugger)与西蒙·罗特利斯伯格(Simon Röthlisberger)合著的《装满文字的箱子》(A Chest Full of Words)等。

拉文斯堡集团2025年营收达7.44亿欧元,员工2515人,是欧洲领先的益智游戏与童书出版商。此次收购标志着该集团进一步扩大英语内容版图,深化跨国出版布局。分析人士认为,在数字化与全球化交织的出版业变局中,优势资源的整合将成为传统出版社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乐毅)

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自2013年 by Harvill Secker 出版英文版精装书和平装书以来,2022年佳酿经典(Vintage Classics)推出平装本和电子书,2026年1月 Milkweed Editions 出版社面向北美市场又出版了平装本。英文版由美国翻译家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近日,商报记者采访了他,探究中国文学在海外获得再版的奥秘。



□哪些成长经历促使您成为中译英文学译者?

■一路走来,一些经历不知不觉中为我的职业发展铺平了道路。最根本的是我幼年时对外语的痴迷。我清楚记得10岁前我曾花大量时间自学拉丁语,在母亲的钢琴伴奏下唱外国民歌和颂歌,或者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用男高音跟着布莱希特德语版《三便士歌剧》的录音对唱,我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大学一年级时,我同时学习汉语、法语和德语——后两门语言的基础知识来自母亲的教诲。但在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后,我放弃了除汉语外其他语言的学习,那些“不够异域”的语言已不再令我心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为两种推出即大受欢迎的中文B2B杂志策划内容,旨在帮助中国管理者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市场。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思考:既然我已将西方管理技术引入中国,那么是否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国?某日在上海季风书园闲逛时,我偶然瞥见一本书封面上印着一位20出头时髦女性的自拍照,将其带回家3天就读完了。我确信这部讲述爱情故事的作品——《上海宝贝》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肯定会大卖。这本书经过我的翻译在海外出版后成为超级畅销书。我也由此踏入文学翻译的世界。

□您为何选择专注于翻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初到中国的几年里,我常被问及国籍、同胞早餐吃什么以及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人并不是这里唯一的“他者”。中国少数民族人数占中国公民的近十分之一。我开始思考: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少数民族作家如何描绘少数民族在与外界接触日益频繁、接受汉语教学或迁往大城市时受到的影响?汉族作家又如何在小说中描绘少数民族人物?我决定通过阅读新出现的中文小说探索这些问题,2009年我首次发布了名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非汉族人的创作与书写”(Ethnic ChinaLit: Writing by & about non-Han Peoples)的博客,希望通过介绍和评论这些尚未翻译的作品,引起文学经纪人或外国出版商的兴趣,他们可能会委托我翻译一个章节甚至整部小说。

□您翻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版于2013年首次推出,新版于2026年1月面向北美全新推出。这部小说有哪些特质吸引了英语国家的出版商?

■这部小说在全球范围内反响非常好,已译成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等12个语种,俄语版也在翻译中。在与英文出版商的交流以及对其营销定位的观察中我发现一些线索。出版社翻译书名时先后采用了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和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两种不同的译法,企鹅出版社2022年重新出版时将其收入“佳酿地球”(Vintage Earth)品牌重新推出,旨在将其作为“生态小说”进行打造,以改变我们对当今时代最紧迫议题——气候危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Milkweed Editions出版社今年1月在北美推出新版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时,将其打造成“生态寓言”,我认为,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对其最佳的定位,他们委托一位美国本土印第安人作家撰写的序言中,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衰落与北美大平原的拉科塔印第安部落联系起来,两个部落都曾因当地自然资源开采而迁徙。

□韩国小说在全球的成功推广,对中国文学译作海外营销有何启示?

■韩国文学译作在全球很多地区都炙手可热。这当然要归功于像韩江的《素食者》这样能引起韩国以外读者共鸣的作品,也得益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努力。该机构可以说是兼具文化部、资助基金会、文学代理和推广多种职能于一身的综合体,为从作者到海外发行推广整个供应链的每个关键环节提供服务。他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提供翻译资助和出版补贴;举办译者工作坊和驻留项目;在伦敦、法兰克福、博洛尼亚等国际书展上设立“韩国文学”展台;组织并资助国外作者参加巡回活动、文学节和阅读活动;为目标国家新书发布会、宣传材料和社媒活动提供资金进行营销。

为成功推动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资助旨在将作家、中国本土译者和外国译者汇聚一堂的活动,如工作坊和驻留项目,以此促进三方合作,共同创作高质量翻译作品。为这些项目遴选译者时,应不限于英语和欧洲主要语言译者,还可扩大到中东、非洲、拉美地区语言译者。二是更有效地使用补贴资金。目前,一些补贴资金拨给了中国出版社的海外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在海外市场知名度不高,图书印数不多而定价远高于市场价格,可能也没有广阔的宣传推广和发行渠道。

●聚焦
受访人:徐穆实(Bruce Humes,美国翻译家)
采访人:渠竟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选好定位,让中国文学在海外再版